



评论

闽南海商的宏大历史叙事

——郑剑文长篇历史小说《出海口》读后



蔡飞跃

与郑剑文相识始于文学,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很长的一段时间,散文创作是剑文的主项,2006年,他的散文集《海风徐来》出版,我曾经应邀撰写序。2014年,他又有散文集《海丝寻踪》出版。剑文出生于民族英雄郑成功的故里南安石井,那是座滨海古镇。阅读他的散文作品,总是能读出他对海风、海涛、海味、海丝的热爱与感知。一直以来,自信满满认为熟悉他的创作历程。多年前,当听说他将以郑成功家族为素材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我既惊喜,又期待。

时间如同白驹过隙,几年的时间一晃过去,剑文数易其稿的《出海口》日前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它摆放在我的案前,眼前不时幻化着剑文历经无数个昼夜构思、创作、修改的情景,也提醒自己重新审视他的创作取向。

《出海口》主线清晰、扣人心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在十六个章节里,故事发轫于泉州最南端的石井五马江出海口,这个我熟悉的地理位置,也是整部小说的核心枢纽。故事的主线,以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出生为开篇,沿着郑氏家族四代人的的人生历程推进,一直延续至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郑成功祖孙三代归葬南安水头镇覆船山。三条副线围绕主线交错展开,推动情节纵深发展。如明清交替时期的风云变幻、各色人等的情感恩怨所展现的丰富内心世界,使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和张力。这些相互交织的主副线,演绎出那个时代的众生相。

《出海口》叙事布局精巧、层次分明,这也是我喜欢阅读的原因。剑文巧妙地将石井郑氏家族兴衰与历史大事件相互交融,穿插着明清易代的社会映像。在描述郑芝龙从一个平民成长为海上霸主的曲折过程中,既

展现了他在商业上的精明算计、海战中的决绝无畏,也刻画了他在面对政治抉择时的纠结与无奈。小说中,剑文细腻地剖析郑芝龙的个性,以及面对家族利益、当时的政治局势时的心理活动,使读者能够深入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整部小说50万字,郑芝龙约占三分之二的篇幅,但因有郑成功的出现,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暖,不仅增强可读性,也使小说在更全面展现泉州历史的同时,提升深度与广度。

《出海口》人物塑造立体丰满。郑芝龙的时正时邪、郑成功的刚毅与忠诚,郑经复明无果的抑郁……每一个人物都性格鲜明。剑文没有将人物简单地脸谱化,而是深入挖掘一百多位人物内心的各种表现,使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出海口》历史背景弘远独特。它将明末清初石井郑氏家族与当时中外海上势力相互角逐的激烈场景,以及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壮举生动再现。在那个海禁与开海政策反复交替的时代,闽南海商无不在艰难中求生存、谋拓展。郑氏家族凭借着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卓越的商业智慧,冲破海禁的束缚,在波诡云谲的海事角力中建立起自己的商业帝国,并成为当时海上贸易的重要力量。以郑氏家

族为主的闽南海商的故事,是闽南人勇于冒险、敢于开拓的集中体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大航海时代的参与和贡献。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海洋贸易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产生的影响。

《出海口》闽南文化鲜明浓郁。作者通过对泉州特色节庆习俗、采莲巡境、舞龙弄狮等场景的描写,原汁原味地渲染风土人情。这些地域色彩鲜明的元素不仅生动了美感,也成为情感的寄托和民俗认同的纽带。例如,在传统节日时,这些传统习俗的精彩呈现,强化了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凸显了闽南文化在维系家族、传承精神的支撑作用。

眼中的世界,其实是内心的投射。《出海口》以其宏大的历史叙事、虚实结合的谋篇布局、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为读者提供思考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的意义。而剑文细腻的笔触,不但勾勒出那个时代闽南人的命运沉浮,也构建起厚重的历史与文学叙事的空间。蕴藏于书页里的段落,诠释闽南在明末清初海上贸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的缘由,也鼓舞广大读者深情缅怀郑成功收复台湾与海洋贸易的功绩。希望今后能读到郑剑文更多闽南元素的文学作品。



悦读

《瓦尔登湖》要这样读

韩浩月

在AI时代,《瓦尔登湖》正面临着一种截然不同的状况:一方面,这本书受欢迎的程度超乎想象,比如2024年是《瓦尔登湖》诞生170周年,它的译者李继宏称,从2023年起该书“每个星期可能卖五千本”,大大高于过去10年的销量;另一方面,受短视频、短剧、数字化阅读以及人工智能工具的普及等各方面原因影响,人们对于经典名著的耐心愈加缺乏,不但《瓦尔登湖》这样的世界名著被认为难以读懂,就连中国的“四大名著”阅读率也在下降,央视曾做一项名为“死活读不下去”名著排行榜,《红楼梦》排第一,“四大名著”全部上榜,《瓦尔登湖》名列第五。

经典名著的畅销与难读,这构成了一个悖论,人们买经典,难道不是为了读吗?事实上可能真的如此,购买《瓦尔登湖》,只是因为它的倡导的离群索居以及回归自然,符合当下人的心理与心态,但读不下去,确实因为理解与表达能力都在下降,而购买“四大名著”的青少年,多是为了应试以及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买是容易的,读是困难的,购买时的爽感与阅读时的挫败感,构成了AI时代最为常见的阅读景象。

“我唯恐自己的措辞行文不够逾规

越矩,无法超越日常经验的狭窄边界,不足以传达我所坚信的真相。”——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如此说,他过去曾经带有刻意为之的“艰深”,曾经是对他所处时代的批评与反抗,而到了现在,这也可以视为对浮躁时代的精神抵抗,但是,抵抗浮躁与焦虑,唯有“艰深”这一条道路吗?或者说“深阅读”就一定要全部吃透理解被阅读对象的全部吗?我并不这么认为,能够收获思想启迪的阅读是深阅读,可以体会文字之美、感受生活之美的阅读,也一样是深阅读。

换个思路读《瓦尔登湖》,或会立刻觉得它是非常好读的,比如,读书中景色描写,比如梭罗在书中这样写道,“湖是自然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自己天性的深浅。湖边的树木宛若睫毛一样,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像湖水一样,瓦尔登的冰,近看是绿的,可是从远处望去,它蓝蓝的很美,你很容易就辨别出来了,那是河上的白冰,或是四分之一英里外的湖上的只是微绿的冰,而这是瓦尔登的冰”“在温和的黄昏中,我常坐在船里弄笛,看到鲈鱼游泳在我的四周,好似我的笛音迷住了它们一样,而月光旅行在肋骨似的水波上,那上面还凌乱地散布着破碎的森林”。要知道,

这样美好的景色描写,可是《瓦尔登湖》最主要的内容构成,阅读过程里,你怎么可以舍得放弃如此晶莹剔透的文字?

出于对《瓦尔登湖》的喜爱,我也偏爱在书中寻找那些可以透露出梭罗性格的描写,比如他在湖边所建的木屋是不上锁的,熟悉和陌生人都可自由出入,拿走屋里的任何物品都没问题,但拿走书却不行,他说“不速之客趁他不在家时拿走了一本书”,这是他“极少记录他生气的时刻之一”,一名爱书人的形象跃然纸上。梭罗在湖边自建木屋时,有些材料是到村中购买的,有些用品则是村民无偿赠送的,建造整个木屋只花了28美元,可谓“花小钱办大事”。每每读到梭罗为自己的简朴而感到快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觉得也感受到了他的快乐,这种情绪共鸣,也时常出现在阅读过程里。

有了对书中景色描写以及对人物性格的喜爱和认可,再去接受作者的思想观念就会容易许多,通过《瓦尔登湖》可以看到,梭罗既是一名隐士,也是一名通达的社会人士,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社会观察者”,他在物质上追求极简,但在精神上接受人性的复杂,通过对大自然的感受与沉思,他完成了对自己精神困境的突围,在写完《瓦尔登湖》后,他认为已经实现了愿望,拍拍屁股就离

开了瓦尔登湖,这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寻求“真实自我”,这么看来,他也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呢。

我们此时阅读《瓦尔登湖》,不管是第一次读还是重读,也完全可以带点儿实用主义色彩,当你需要文字滋养,或者需要内心宁静时,不妨用轻松的态度来面对《瓦尔登湖》这样的经典,当你放下障碍心,或会发现经典一点儿也不沉重,它与我们内心最轻盈的那部分建立有密切的联系,只是我们自身与这部分联系割裂了,现在,是时候把被隔断的那部分心灵断裂带,重新用经典填满了。



投稿邮箱:dnzbgfzc@qzwb.com
联系电话:0595-22500109